

## 岁月悠悠 纸薄情长

尹建国

我对《邵阳日报》怀有深厚的情感，这份感情是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积淀而成。我与《邵阳日报》相识、相知、相伴已有三十余载的光阴，其间蕴藏的故事，始终在我心中回荡。

我仍然清晰地记得，当我第一次遇见她时，一种深深的依恋感便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。当时，我在新宁八中读初中。学校给我们的班主任唐老师分发了一份《邵阳日报》。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写的作文也经常登上学校的墙报。唐老师时常鼓励我，多阅读些报刊杂志以提升写作水平。因此，每天的午休时间，我都会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阅读报纸，而《邵阳日报》便是我最钟爱的一份。在求学期间，我就怀揣着一个梦想——希望有朝一日能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自己的文章。

那年我高考落榜回乡，感到极为失落，整天抱怨和叹息。一天傍晚，父亲从外面回来，给我弄来了两捆旧的《邵阳日报》，放在我的房间里，并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知道三个弟妹都在上学，父母没有钱再送你复读了。当你感到苦闷的时候，可以看看这些报纸。”白天，我在田间劳作。晚上，我在灯下翻阅这些陈旧的报纸时，那些馨香的文字驱散了

我的疲惫和烦恼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愈发珍视那两捆报纸，品读她成了我的一种乐趣。在反复阅读中，心底又涌动起当初的愿望：动笔写作，让自己的文字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变成铅字。

1992年11月中旬，我终于鼓足了勇气，将经过几个晚上精心打磨的稿件投入邮筒，寄往了邵阳日报社。这篇稿件是我的处女作，也是我怀揣着实现写作梦想的重要一步。如同播种的农人一样，我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收获的希望。

当年12月6日，邮递员将一个印有“邵阳日报”字样的信件递至我手中。激动不已的我迅速拆开，里面是11月29日发行的《邵阳日报》周日版样报。翻阅至第三版副刊，我那篇题为《潇洒一回》的文章赫然在目。我写的稿子终于见诸报端，那一刻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为了进一步提升写作技能，我于1993年7月参加了由《邵阳日报》主办的新闻培训班。在培训期间，我有幸结识了卢学义、邱刃、刘鹏、伍建建、许厚德等十余位资深编辑老师。在随后的岁月里，《邵阳日报》成为了我展示才华的平台。我自费订阅了《邵阳日报》，在家乡当通

讯员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稿件，其中一些甚至登上了头版头条。三十余年来，我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共计发表了300多篇各类新闻和文学作品，并五次荣获优秀通讯员称号。后来，邵阳日报社又创办了《邵阳晚报》。记得，我是当地乡镇第一个自费订《邵阳晚报》的订户。后来随着工作一变再变，但不变的是我与两报那颗紧紧相连的心。

每一位热衷于投稿的通讯员都有剪报的习惯，我也不例外。时至今日，我已经积攒了十多本这样的剪贴本。每当翻看这些剪贴本时，我都会对《邵阳日报》和《邵阳晚报》充满了感激之情。岁月如梦，情感深沉。是这两报的编辑老师们帮助我实现了写作的梦想。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，我的新闻写作之路将无从谈起。

在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，喜闻《邵阳日报》迎来创刊40周年华诞，可喜可贺！在此，我献上最真挚的祝福，祝《邵阳日报》续写华章，再创辉煌！期待她传递出更多精彩的邵阳故事。

（尹建国，新宁人，新闻媒体从业者）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  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## 古韵轩

## 邵阳赋

周后运

湘中胜地，楚汉道邦。上古纵迹，华甸洪荒。南连郴永，北接婁常。西襟怀岳，东抵蒸湘。水陆咽喉，揽云川兮下洞庭；教化名区，承先秦兮续汉唐。

千峰耸翠，铺展于福地；重峦叠嶂，起秀乎昭阳。枕雪峰之屏障兮，回眸五岭；扶夷赧之萦绕兮，润泽八方。川壑之绵延兮，融集岳坪；山林之葳蕤兮，荟萃黄桑。名重宝庆兮，双清秀丽；波撼洞庭兮，资水汪洋。四山岚色重，晴云轻漾；五月水声寒，熏风无浪。

仁者乐之，智者趋之。光风霁月，凤翥龙翔。姬周召伯，布德政于兹土；澧楚白善，筑城垒于是乡。驱兵戈于北地兮，杨再兴建功社稷；传羽檄于南召兮，胡秋田开拓边疆。心怀威慈，唐风仪川南经武；志存高远，刘坤一中兴启航。魏源奋笔，惊天朝之蚁梦；蔡锷护国，救民族之乾纲。魏光焘布政西域，周学霆行医山乡。湘西鏖战，横扫倭寇腐肉……严怪恶镜心办报，匡互生铁骨破窗；吕振羽讲学塘田，谭人凤首义武昌；袁也烈立马，建国军功彪炳；贺绿汀韵唱，游击战歌昂扬。

经天纬地，揽三湘之雄姿；跨山

越海，融五湖之大成。德配四疆兮，国士典范；声播六洲兮，人杰地灵。洞口蜜橘，溢味播九区；南国嘉木，春茶冠六清。新邵白水，高峡出平湖；珠帘飞瀑，茂林展翳荫。武冈云山，拥雪峰之余脉，鹤鹿齐聚，九皋共鸣；新宁崑岳，坐宝庆之地标，天地始开，初辟鸿蒙。旖旎绥宁，林籁天堂之美，泉韵瑶池之幽，道行上古之风。隆回花瑶，百楼连寨；城步南山，万壑藏云。圭臬星经奥，虫篆丹青荣。祁剧花鼓，诙谐风趣；滩头年画，继古开今。宝庆竹刻，以刀代笔，绘天地于方寸；邵东商贾，积铢累寸，建城乡之百工。

四十八面龙山，任风云聚散，立擎天之玉柱；七十二峰衡岳，凭观海听涛，沐幽谷之清风。得造化之功，天福华夏，享川壑之利，地见彩虹。云闲天淡，政通业兴；山青水绿，堆金聚银。铸发展之新城，初心不改；立盛世之伟业，砥砺前行。开放看今朝，改革起潮涌。承前启后，禹甸复兴盈肩，百折不挠；继往开来，古郡新图在握，九转功成。追梦中华，乘九州之锐气；邵阳潮起，汇四海之精英。协和万邦，昭明百姓；民安国泰，万象更新！

（周后运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## 旅人手记

## 一院炊烟

吴清荣

前些日子，被朋友圈分享的乡村美景所吸引：一个叫胡家大院的院落，古树傍溪边，木楼映青山，那份纯净祥和之美令人怦然心动。美景离绥宁县城11公里，是走枫香大道进黄桑景区的必经之地。一个有阳光的冬日周末，我与一群文友前往采风。

我们从村口的露营地开启了这一趟“美丽乡村行”。五六个白色翘角帐篷散落在焦黄的草地上，旁边有长长的桌子板凳、烧烤用的灶台。溪边有圆木搭建的露营平台，凭栏远眺，田野平铺至远处的群山；低头是潺潺溪水，鱼游水东，鱼游水西，清晰可见。试想在明月清辉下，静卧溪边，听百虫齐鸣，任凉风拂去一身疲惫，该是多么浪漫又惬意的事。

溪流上有供人步行的连心桥，有小车通行的同心花桥。游人更喜欢溪中那一排跳墩，人行墩上难以抗拒清亮溪水的逗引，伸手将水撩拨至同行者身上。水仗时有发生，笑声跌落溪水之上。清亮亮的溪水像一匹绸缎从墩子间隙缓缓流过，流经稍有落差的四级鱼鳞坝，变成了一匹匹白哗哗的水马。它们嬉笑颜开地奔跑过鱼鳞坝，稍后又似温柔恬静的少女缓缓前行。

对岸种植了大片黛子草。高及人肩的黛子草挺着纤细的身杆，挤挤挨挨站在田野中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袭轻纱随风摇曳。远处轻盈的芦苇花、遒劲的古树、墨绿的青山迭次铺陈开去，绘就出一幅灵动的田园山水画。黛子草的花语是“等待”，等待发现美的眼睛来光顾，等待一份甜蜜的感情生发。

遇见一小片倒伏的黛子草。我躺在这上面，用手指绕住草根，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，听草茎断裂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见。将草放嘴里轻咬，有一丝丝淡淡的清香。看着天上的白云一朵一朵飘过，童年的往事在脑海里复活。

黑绸缎似的炒砂路像藤蔓一样自溪边延伸至村庄，在山脚结出一栋栋房舍。榫卯结构的双层木楼三三两两依地势而建，不执意于朝一个方向排列，似从泥土里自由生长出来。清漆油刷过的木楼在阳光下黄灿灿的，宽的人字屋檐从上往下叠放着鱼鳞似的黛青色瓦，瓦背上长出烟囱……每一栋房舍都收拾得干净整洁，有的在房前种了花草，

有的在屋侧风口处装上串串彩色的风车。鸡鸭圈养在屋旁的果木地里。土狗忠诚地静卧在门廊下。二十来户人家就有好几家民宿……

在大院里的廉政故事墙、农耕文化广场，随处可见、可闻胡氏先贤的嘉言懿行。相传三百多年前，胡家大院多姓氏杂居。一日，一人欲砍紧傍院落的大树。胡氏先祖苦劝未果，因无银两，最后以两担谷子买下十几棵树。而今那古枫树，树干笔直，腰粗三围，冠顶挑着几根光秃秃的疏枝，像刀，像剑，也像戟。那樟树，树皮皴裂，苍枝虬屈，绿叶如盖。风过，树梢泛起涛声，叶间闪着粼粼的波。古树蔚然成景，人们把秋千、石桌、板凳安置在树下，成了谈天说地的好去处。

临近正午时分，村民开始生火做饭。为了欣赏久违的炊烟，我攀上胡家大院后山的塞马洞公园。蜿蜒的步道在林间迂回。鸟在枝头跳跃，啾啾鸣叫。天空高远，胡家大院的炊烟似听到了出发的号令，争先恐后从黛青色的瓦背上冉冉升起。乳白柔软的、稀薄轻飘的……各自在屋顶上逗留片刻，最后忍不住相互追逐，似云朵裙边的流苏，一起飘过山梁，幻化成片片白云。

母亲曾告诉我，炊烟是乡村生活的信使，烟不骗人。

那又白又轻柔的炊烟应是勤劳又讲究的人家的。野生茶树、猫耳朵柴、羊角柴等杂木因生长周期长，韧性强，耐燃烧，砍伐要耗费更多的力气。杂木柴在风干水分后是最佳燃料。干柴烈火，亮黄黄的火苗，火力劲道，散发出一种草木清香。燃烧后的灰又白又细。这样的柴火炒出来的菜香喷喷的。

……

炊烟是乡村母亲对孩子的召唤。在外玩耍的孩子，看见自家屋檐上升起缕缕炊烟，知道是母亲开始做饭了。等炊烟变得越来越轻时，跑回家刚好赶上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菜摆上桌。记忆深处的炊烟是温暖的。如今母亲早随我们进城住上了楼房，做饭是液化气，炊烟成了难以拥有的奢望……

中餐如愿吃上久违的柴火饭菜。汤汁鲜香的鸡肉、香喷喷的血浆鸭、黑红透亮的腊肉、绿油油的时蔬、香脆爽口的灌辣椒，一道道舌尖上的美味让人回味无穷。

（吴清荣，绥宁县文联副主席）

初夏牧场

朱巨滨 摄



## 樟树坳茶座

## 老年大学学习记

李红莉

因“少壮不努力”，我在最美好的年纪未能考上大学。我五十岁退休后，为圆大学梦，便上了老年大学。

黄三畅老师是湖南省知名作家，才华横溢，原来是武冈二中的高级语文老师。我在武冈二中读中学六年，久闻黄三畅老师大名，却素未谋面，未曾听过他的课，总觉得遗憾。听说他退休以后在老年大学汉语言文学班任教，便慕名而去。

那天因有事去得有点晚，从后门悄悄走进汉语言文学班教室。只见讲台上站着一个瘦削的老头，身材中等，腰板很直，精神矍铄；眼睛不大，却很有神，戴一个鸭舌帽，从容中透着几分儒雅；衣着朴素，说话亲切，操一口邓家铺方言。

说实话，第一天上他的课，感觉不是很好，他满口的邓家铺话听起来有

点拗，有点难懂。我在台下昏昏欲睡，出于礼貌强打精神硬撑着。那天，他讲的是大学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部分。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状态，课间来到我面前，亲切地问我听不听得懂。我忙尴尬地说听得懂，告诉他我原来是二中的学生。他很高兴，问我在二中哪个班，班主任是谁……

几星期过后，慢慢听习惯了他的方言，也就渐渐喜欢上他的课了。他讲课从未见他坐过，精气神俱佳。除了教课本上的东西，基本每节课他都会精选一些课本外的古诗，制成幻灯片投放到黑板上。上面带着详细的注解，生僻字、易读错的字都注上拼音。他把古人的诗词剖析得入木三分。我们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呼吸，感受到诗人的心跳。这样，每首诗经过他深入浅出地讲解，同学们反复诵读，课堂上基本能背诵了。在朗朗的读诗声中，我仿佛回到了那青葱岁月，顿觉浑身充满了活力。

我原来想着，来汉语言文学班听课，背背诗词，提高一下文学素养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后来发现班上好多同学都是作协的诗联的，有的同时还是摄影家协会的、美术家协会的，常见他

们有作品发表。班级群里几乎天天能见到他们的散文和诗。真是人才济济。他们的年龄大多和黄老师年龄差不多，七十多岁的样子。他们的好学和对文学的执着，让我肃然起敬。在这样的氛围当中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。

我从小就喜欢古诗词，再加课堂上黄老师的熏陶，随着一节课的积累，我尝试着创作绝句。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能写出一首首自以为还可以的绝句。也如愿以偿加入了诗联，在那里结识了更多才华横溢的老师，也拓宽了视野。

除了课堂学习，黄老师每学期都会组织几次户外活动，让大家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。他常说：“每次游玩，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”所以每次活动结束后，班上同学诗词散文佳作频出。

有时注意到，黄老师看手机，眼睛几乎是贴到手机屏幕上，即使如此他却从未停止过写作。黄老师几十年如一日，笔耕不辍，他的散文小说发表于全国各大报纸杂志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同学们积极创作投稿，很多同学的散文小说诗词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。

在老年大学学习的这两三年里，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有一个同学，腿脚不方便，每次都是他儿子搀扶他来上课。一次，这个同学没来上课，一打听，才知道是过世了。真正是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，向他致敬！

（李红莉，武冈市诗联协会会员）